

犹堪负轭立秋风

——记戏剧评论家尹丕杰

文/刘荣梅

尹丕杰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衡水市剧协名誉主席、故城县原政协副主席。多年来致力于戏剧艺术的编导研究与创作，著有剧本《猛虎泪》《王昭君》，戏剧评论集《戏林拾薪》，人物传记《冯治安传》《商震将军》，编著故城县地域文化专著《甘陵今古》，近年发表《京歌化：新编京剧唱腔设计之癌》之评论，引发戏剧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。

深秋时节，一个难得的晴天，我和赵云旺编辑一起拜访了尹丕杰老先生。尹老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衡水市剧协名誉主席、故城县原政协副主席。

叩开尹老的家门，开门的正是他自己。只见他精神矍铄，鹤发童颜，干净利落且动作敏捷，完全不像年过九十的老人。

转益多师，兼收并蓄

先生自幼酷爱戏曲，尤其是京剧。由于家住故城县城，来往演出的剧团及名角很多，加上表哥也是京剧票友，耳濡目染中边看边学，时间久了演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。在德州上中学时，科班出身的老生演员徐荣奎常年在那里演出，几个家境较好、也同样喜欢京剧的小伙伴便约了尹丕杰一起去找徐荣奎学戏。徐荣奎见孩子们学戏心切，就教了他们一出《打渔杀家》。这是一出老生和花旦的常演剧目，其中老生的那段西皮慢

板“昨夜晚吃醉酒和衣而卧”，更是脍炙人口。学戏过程中，尹丕杰的天赋渐渐显露出来。他不仅学得快，且领悟得深，十四岁便能登台演出，连徐先生也称道他是一棵学戏的好苗子。弱冠之年，先生求学京城，考中北京师范大学。这里的京剧氛围更浓了，不仅看戏较家乡更为方便，而且无论教授还是同学，都不乏共同爱好者，加上著名京剧老生演员贯盛习先生也常来常往，学习与切磋中，他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增长得很快。

尹老在北师大求学期间就向往革命，受毛主席《论联合政府》一书的影响，尚未毕业的他在地下党的帮助下，于石家庄解放的第三天，毅然放弃学业，投奔晋察冀解放区。当时，解放战争已经打响。为配合前线的军事行动，教育群众，鼓舞士气，华北联大创办了火线剧社，急需多面手的骨干演员。正在等待分配工作、能唱能拉、能编会演的尹丕杰，被众人推荐，成为剧社光荣的一员。在剧社里，他积极参加各种演出，宣传

党的方针政策，不畏艰险，不怕牺牲。最难忘的一次演出，是在一个小村庄外的土台上。那个年代没有电灯、汽灯，只能点着火把演出。节目进行到一半，突然传来几声枪响。原来是国民党王凤岗的军队探知有火线剧社的演出，妄图袭击剧社的演职人员，幸而被哨兵发现，演员们才得以逃出包围圈，避免了一次重大伤亡。

演出被冲散后，尹丕杰与剧社失去联系，辗转回到家乡。1948年秋，冀南行署在冀县创办冀南建设学院，他先在该校就读研究班，旋即任教。冀南建设学院汇聚了冀南地区一大批文化精英，其中就有被誉为冀南诗人、剧作家的马紫笙。尹老的才华，深得马紫笙的赏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马紫笙任河北省文化局局长，他鼓励尹老深入生活，坚持艺术创作，努力出精品力作。在马紫笙的推荐下，尹老在省城保定的荣军总校任教。该校完成使命后，回到家乡故城县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作。

“反右”运动中，尹老无辜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并被劳动教养。在劳教所，尹老遇到了艺术上的许多“知音”。白天，他们一起劳动、学习，晚上，就偷偷地聚在一块儿研讨京剧艺术。这段时间里，究竟有多少人给他说过“打渔杀家”，尹老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“转益多师是吾师”，他的演艺水平又有了长足的进步。

劳教所成立了一个“黑剧团”，急需能编能演的人去领导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所领导发现了堪称全才的尹先生，让他当上剧团团长。从此，尹老带领团员们，进厂矿，下工地，边演出边发现一些先进的人物事迹，待晚上演出结束后，在如豆的灯光下写剧本，编唱腔，勤奋耕耘，第二天便能进入排练。高强度的劳动，不仅锻炼了尹老的体魄，也更加提高了他的艺术实践水平，为他后来的创作夯下坚实的基础。



尹丕杰（左）与本刊编辑交谈

后来，尹老又遇到了周信芳先生的亲授弟子杨麟芳（艺名筱侠影）。杨先生是成名后又拜在周先生名下的，后专攻麒派艺术，有着很深的艺术造诣。有了杨先生的点拨，尹老的“昨夜晚吃醉酒和衣而卧”更加韵味醇厚，同时也学到更多的戏，至今仍能演三十余出。

《戏林拾薪》，剧论出新

尹老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。他热爱教育事业，先后在冀南建设学院、革命大学、故城干部补习学校、荣军总校及石家庄农业机械化学校任职任教十余年，是一个深受学生喜爱的好园丁。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，如果说大学三年的时光里，他发表的多篇散文、诗歌、小说是文学尝试的话，1954年，《河北文艺》刊登他以运河底层劳动者形象为题材写作的诗歌《老纤手》，则标志着他进行文艺创作的开端。

在进行诗歌、散文创作的同时，能拉会唱的尹丕杰已经不满足于舞台上的演出，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戏剧创作。1953年，他创作了第一个剧本《苍龙岭》。剧本后来被转到当时的中国京剧院，他有了和京剧界名流互相交流的机会，这也为他写剧评与演员评传打下了基础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落实政策的尹老拨云见日，也迎来了戏剧创作的春天。他的才华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，接连创作了《猛虎泪》《王昭君》等一系列优秀剧本，多次斩获省剧本奖。“美人沦落英雄死，一曲猛虎泪沾襟”（《猛虎泪》），既释放出淤积多年的一腔愤懑，也表达了一名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
与此同时，凭着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精湛的艺术造诣，以及对京剧艺术独到的见解与敢于直言的精神，尹老开始为多家报纸撰写戏剧评论。当时的《河北日报》曾专门为他开辟了一个戏剧评论专栏——《戏林拾薪》，后衡水市文化局将他发表的四十余篇戏剧评论汇集成册，定名为《戏林拾薪》。在这本集子中，他关注当代文化现象，尤其是戏剧界的动态，以其犀利机敏的文笔，坦荡赤诚的心胸，说戏谈古论未来，“戏林拾薪”之余，撷梨园一叶，讲花都荣衰，为文力透纸背，从不人云亦云。著名戏剧家吴祖光曾这样评价：“像这样写评论的人过去没有过……”

1983年，《电影文学》月刊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《梅兰芳与程砚秋》，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投拍。尹老看后，感觉内容有不妥之处，于是发表了《歧路上的〈梅兰芳与程砚秋〉》，与原作者商榷。这篇文章在首都文艺届引起强烈反响，经过与原作者和反对者的多次论辩交锋，尹老终胜。同年，戏剧评论界再起波澜。尹老发表的《〈纺棉花〉再评价》，《文汇报》《戏剧电影报》等全国各大戏剧报刊都给予了转载，被看成是“京剧史上的一次旋风”。1987年秋，尹老创作的《戏曲为什么陷于危机而难于自拔》在“华北五省市戏曲理论研讨会”上获得一等奖，再次确立了他在戏剧评论界的地位。此后，尹老的文章经常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，成为大家研究谈论的话题。

2006年，针对目前一些“京剧演员在理论面前都处于失语状态”的现象，尹老在《中国京剧》上发表了《京剧之本：玩意儿》一文，搅起梨园一池春水。他痛心当前京剧日益被边缘化，似乎只剩下了“董事长”（唱）。他疾呼：“玩意儿是京剧的命根子。”“京剧因玩意儿而存在，没有玩意儿的京剧剧目，不过是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；有玩意儿的剧目却是砍不掉、禁不了的，《锁麟囊》《乌盆记》便是例证。”恳切言辞中，写满一个耄耋老翁对京剧未来的忧思。

近年来，关于京剧的“京歌化”问题，尹老写出了《京歌化：新编京剧唱腔设计之癌》这篇切中肯綮，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，引起学者、艺术家们的广泛关注与支持，甚至有包括中国戏曲学会理事、京剧学者翁思再先生在内的多位专家慨叹：说出了我们心里有却不敢说的话！所谓“京歌”，是保留了京剧旋律之美，有其独立审美价值的“戏歌”。但京歌不是京剧，充其量是从京剧音乐中派生出的副产品，是游离于京剧之外的。近时期以来，新编戏唱腔设计京歌化，新锐作曲家们似乎下定决心要颠覆京剧“板腔体”这一基础性的音乐框架，千方百计要出“新”出“奇”，结果很多优秀的剧本尽管唱腔设计十分新颖，但由于严重与京剧传统背离，无法令戏迷们追摹学唱，因而产生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的陌生感。这篇文章的发表，就京剧音乐的继承和发展，移步与换形问题提出振聋发聩的高见，又一次搅起了一场对京剧音乐创作孰是孰非的论战。文章发表五年多来，一直占据着“咚咚锵中华戏曲网·论坛精粹”栏目排行榜的头条位置。

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，上网，是尹老年过古稀之后又学得技能。俗话说人过四十不学艺，可为了打破时空界限，从网上论坛发表文章，获得更多信息，更便捷地和全国各地的戏剧



尹丕杰著作书影

爱好者们自由交流，尹老在2002年就开始“触网”，如今一般操作均能应付裕如。他这种古稀之年敢于挑战自我，乐于驾驭新事物、接受新知识的胸襟真让人钦佩。

致力文史，著书立说

除了对戏剧艺术的挚爱，尹老还致力于地方文史资料的挖掘、整理与研究。1983年调入县政协工作后，他先后主编了反映故城地域文化特色的《甘陵今古》，创作了人物传记《冯治安传》《商震将军》，重新以科学、辩证、实事求是的笔触描述了这些历史人物的千秋功过，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。

1986年，他主编的《甘陵今古》以生动雅致的文笔描绘了故乡的风土人情，彰显了故城这块沃土深厚的文化底蕴，通过这部作品，人们领略到从故城走出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的风采；品味到家乡先贤马中锡以鲜明的艺术形象，揭示的“除恶务尽”的真理；体会到民族英雄节振国驰骋冀东抗日战场，威武不屈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。然而，事事追求完美，崇尚精益求精的尹老表示：“我至今遗憾的是有一件事没有做好，那

就是《甘陵今古》的编纂。当时限于人力、物力，许多章节的内容、资料以及语言表述尚不尽如人意。我希望在有生之年，能够再编一部新的《甘陵今古》以飨全县父老乡亲。”

1994年《冯治安传》出版，这是尹老受河北省政协委托，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人物传记。拨乱反正之初，百废待兴。对国民党抗日将领的重新定位与再评价问题，也提上了日程。为了写好这部作品，尹老积十年之功，在广泛访问亲历者的基础上，数易其稿方得完成。当时关于冯治安将军的资料非常有限，他几乎跑遍了全国各个大城市和相关大学的图书馆，寻找详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，并专门请来日语翻译，翻阅了很多日文材料。资料到手后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相左问题的取舍。为了一个细节，他常常寝食俱废，昼夜相继。尹老就是这样以严谨的态度，对浩如烟海的史实资料重新审视、斟酌，从而做出正确的论断，弥补了有关冯治安史料的匮乏。在这本书中，“卢沟桥事变”是叙述的重点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，这也从不同程度上深化了对“卢沟桥事变”的研究。该书出版后，得到了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，也填补了我省国民党抗日将领人物传记写作的空白。

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如今的尹老，依然保持着多年形成的习惯，手不释卷，笔不辍耕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尹老一定还会继续挥洒出更加精彩的篇章，就像他在《自寿》诗中写的那样：

年华事业两匆匆， 四顾苍茫一衰翁。
劫来红颜惊雀鼠， 梦回白首笑鸡虫。
不忧天上鸣凤哑， 岂信人间直道穷。
老牛未了耕耘债， 犹堪负轭立秋风！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编辑：赵云旺